



全美慧◎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藩王吴三桂被削记



全美慧◎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藩王吴三桂被削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藩王吴三桂被削记 / 全美慧编著.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6

(经典云南丛书)

ISBN 978-7-5415-6511-3

I. ①藩… II. ①全… III. ①吴三桂 (1612 ~ 1678)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5990号

书 名	藩王吴三桂被削记
作 者	全美慧
策 划 人	李安泰 杨云宝
组 稿 人	吴学云 邹悦悦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徐荣仁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咏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32开本 2.25印张 60千字

ISBN 978-7-5415-6511-3

定价 4.80元

总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丽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焚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者

目 录

一、乱世多变——吴三桂的三个身份	1
1. 少年得志 明朝大将	1
2. 引清入关 终成贰臣	6
3. 封平西王 威霸一方	15
二、本想固国 却成隐患	19
1. 三藩割据	19
2. 三藩初期 清廷优待	20
3. 天高皇帝远 三桂奢华暴政	22
三、少年康熙 平定三藩	30
1. 吴三桂叛逆有迹 三藩必成大患	30
2. 巩固国基 坚持撤藩	34
3. 三藩联手 欲反清廷	36
四、矛盾激化 双方交战	49
1. 严峻形势 双方备战	49
2. 假借前朝之名 扩大反叛部队	52
五、削藩的意义以及影响	60
1. 削藩胜利的原因	60
2. 削藩的意义	63
3. 削藩的善后措施	65

一、乱世多变——吴三桂的三个身份

1. 少年得志 明朝大将

吴三桂（1612～1678年），字月所，一字长白，明辽东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人，祖籍高邮（今属江苏），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明崇祯时为总兵，封平西侯；清顺治时授为平西王，康熙时又晋升为平西亲王。在明末清初之际，吴三桂是明王朝、清王朝和李自成三方都极力争取的关键人物。

吴三桂一生大事记

1628年，年仅16岁的吴三桂应试武科，中举，并到其舅父祖大寿的军中任中军官。

1632年，吴三桂随父吴襄赴山东平叛，受荫锦衣百户，可世代相袭。

1639年，吴三桂抗清有功，升任宁远团练总兵，居各镇总兵中的首功。

1641年，与清军交战于松山，兵败逃走，仍守宁远。皇太极劝降，未果。

1644年，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侯，撤离宁远。后降清军。

1659年，受命镇守云南，



吴三桂全身像



并暂管云南一切事务。

1662 年，缙杀南明永历帝父子于昆明；同年，康熙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

1673 年，吴三桂起兵反清。

1678 年，在湖南衡阳正式称帝，国号为周。

1678 年 8 月，吴三桂在长沙病逝。

明朝大将吴三桂

说到吴三桂，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和舅舅，因为是他们成就了吴三桂。所以，首先介绍一下吴襄和祖大寿。

吴襄祖籍高邮（明朝时属扬州府），但其祖先因以贩马为业，往来于辽东海盖之间，于是便举家北迁，定居辽东。从此吴氏一门便与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吴襄生有勇力，于明朝天启二年（1622 年）中过武进士，很得明王朝镇辽将军李成梁的赏识。李成梁因吴襄善于相马，就让他购办战马，不久因功保升吴襄为千总。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一是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父、祖；二是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三是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四是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五是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六是明朝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七是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然后誓师伐明，攻破抚顺城，掳掠而归。明王朝经过十个月的准备，于第二年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率四路大军讨伐后金。当时，吴襄也在杨镐的军中。谁知明军一败涂地，四路大军不是全军覆没，就是未战而退，因此各路将领均有过失。只有吴襄在兵败后劫了敌人的 300 匹战马，小有战功，并因功升任副将。崇祯年间，吴襄还当过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一些重要职务，后来又任辽东总兵。

吴襄的官路可谓一帆风顺，可是，关于吴三桂的生母，史书野史



几乎没有谈及，所以也就无从考证，姓谁名谁就不得而知，只知吴三桂年幼丧母，而吴襄一直未娶，一人抚养吴三桂，直至其成人。时任辽东总兵时，才续娶了明朝名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后官至都指挥使、总兵等，受命镇守关外重镇宁远，成为辽东军事集团的主要成员。

吴襄续娶祖大寿妹妹还有个小故事。祖大寿，字复宇，明末清初宁远（今辽宁兴城）人，世代为辽东名门望族，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三兄弟皆辽东将领。在明末清初，祖大寿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宁远卫世将，也已经是第五代了。据说，当时吴襄任祖大寿军中总兵，时常出入祖家，自然和祖家人关系不错，和祖家女眷关系尤好。祖大寿觉吴襄是个将才，以后必成大业，刚好家中有一个未出阁的妹妹，年龄也已不小，于是想把这妹妹许配与吴襄。但是，此事遭到了祖家上下的反对。吴襄祖上贩马，又早年丧妻，独自抚养儿子，可谓和祖家门不当户不对，遭到反对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祖大寿可谓对吴襄无比厚爱，但是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也无计可施。这时，祖家管家挺身而出，担当游说的角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祖家上下，使吴襄和祖家大小姐得以成婚。

这样，祖大寿也就成了吴三桂的舅舅。但是，一开始，吴襄并不想让吴三桂承父业，走武路，因为当时的明朝大臣文恬武嬉，很不成样子。尤其是朝议很看不上武将，说他们只知好勇斗狠。吴襄既是武将，又是寄籍仿佛化外之地的辽东，且官位卑微，所以颇感不平，但又无可奈何。所以他希望儿子不袭父业，而从“文”字上踏出一条路来。可是，吴三桂认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文臣无用，倘若有变乱发生，还是要看英雄本色。吴襄嘉许儿子志气不凡，也就听其所言。

吴三桂自此以后，更加留意武事，练习弓马，钻研兵法，并且多有进益。吴三桂也算得上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大耳垂，高鼻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身材不高，但力气过人。他非常勤奋，经常公

鸡一打鸣，他就起床了，晚上很晚才睡，但整天都精神奕奕，没有倦容。”^① 这等人物，可以说天生就是要成就一段历史的，只是有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之别。明思宗朱由检继位以后，知道国家危难迫在眉睫，不得不注重武备。在这种情况下，吴襄被升任提督，吴三桂也顺利地通过了武举考试。

吴三桂早期随父亲吴襄参与辽东战事，英勇善战，声名鹊起。有一次，吴襄带领 500 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突遇金兵。吴襄只有 500 名将士，可遇到的是皇太极率领的四万精锐。吴襄当机立断，领军向后撤退，皇太极早已布好埋伏，在锦州城外几里地处将吴襄的军队团团围住。吴襄眼见没有出路，还是做垂死的挣扎，左突右击，皇太极的精锐毕竟经过千锤百炼，吴襄的努力依然无济于事。时任锦州总兵的恰恰是祖大寿，祖大寿和吴三桂听说吴襄被困，登上城楼观战，两人看到吴襄被困，更是心急如焚，吴三桂一再向舅舅请战，想出城营救吴襄，但整个锦州城也就 3000 多名士兵，万一皇太极攻城，坚守都不够，何谈营救？思前想后，祖大寿拒绝了吴三桂营救的请求，硬着心肠，看着吴襄独自挣扎。但是，吴三桂可想不了那么多，一怒之下，吴三桂带着二十几名家丁出城救援。吴三桂一骑当先，杀入清军重围之中，左突右杀，英勇异常。他搭弓一箭，射中一位将领，那位将领从马上跌落下来，吴三桂正要去割取其首级，不料那个将领突然跳起，用短刀刺中了吴三桂的鼻梁。吴三桂此时顾不得面部流血，手起刀落，将那个将领的首级砍了下来。接着，扯旗裹面，与父亲吴襄会合，一马当先，率众人突围。清军以为少数明军是诱敌之计，未认真阻拦，再加上吴三桂骁勇，这数百名明军竟突破重围，返回城中。祖大寿亲自出城迎接，并替吴三桂申请晋升为游击将军。此战使吴三桂名闻关外，这时他还不到二十岁，便进入将

^①何黎萍、李仁著：《正说清代风云人物 I》，九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3 页。

军行列，清军称之为“小吴总兵”。皇太极也说：“真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每天鸡鸣即起，除了练武就是手不释卷，六年时间，他由游击将军再升副将。二十七岁时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比起与他同时代的将领，可谓独步青云。

但是，吴氏广有田产，本就是辽东世家；吴三桂又早年得志，有机会经常出入于各级高官的府邸。明末士大夫们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姬妾成群的腐朽习气，也给吴三桂以很深的影响。在军旅之中，他不安寂寞，“以风流自赏”，国难当头，还把“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据一些史料记载：

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夏天，明朝政府为解锦州之围，任命洪承畴为主帅，率十三万大军，从宁远北上支援锦州。当时的清军主帅皇太极得知此事，迅速调动兵力，围城打援，将援锦明军包围于松山城中狠狠打击。洪承畴为了解除被动局面，速开军事会议商讨策略，最终决定孤注一掷，率军突围。但是军事会议刚散，一向被洪承畴器重的吴三桂便违反决定，和另外一个总兵王朴一起率部提前遁逃。慌忙之间，竟连印信也被清军所缴获。

受吴三桂、王朴的影响，其他四个总兵也各自夺路逃跑，致使清军乘势追杀，明军损失惨重。松锦战役的失败，为清军打通了入关的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吴三桂违反节制调度，率部逃跑，是导致此次惨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松锦战役后，明朝政府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吴三桂被降三级驻守宁远，另一个和他一起逃跑的大同总兵王朴则被处死。

松锦战役后，虽然吴三桂是以待罪的败军之将身份驻守宁远，但是相比之下，由于此时明清之间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却使他在明清两个政权之间的地位较松锦战役前更为重要。对于明朝而言，松锦之战落败后，宁远便成为阻挡清军入关的主要屏障。而吴三桂在驻守宁远期间，搜集散兵，招募兵勇，所部军队又增至三四万，为守城提供了人力基础。1642年秋天，清军进关。中后所、前屯卫、中前

所三城相继失守，唯独吴三桂驻守的宁远孤城未能让清军得手。这使明朝政府很自然地便把吴三桂视为东部边陲的保障，并在其入卫京师时给予武英殿赐宴的恩荣。对于清朝方面而言，其实夺取宁远城是入关作战的前提。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清廷曾通过已经降清的吴三桂的亲戚故旧，对吴三桂进行了频繁的劝降活动。信使往返，不绝于道。然而，一则由于明朝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二则明清之间仇杀已久，所部将士仇满情绪尚很强烈；再则，吴三桂手中还掌握着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军队。因此，吴三桂并没有立即决定投降清朝。但是，作为一个善于钻营的世家子弟，吴三桂既未表示出降清之意，也未作出毁书斩使的激烈行动，这就为他在日后时局剧烈变化时降清留下了一条后路。

2. 引清入关 终成贰臣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由于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趁热打铁，从西安发兵，北渡黄河，在很短的时间内连连攻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直指北京。面对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调集宁远的军队来保卫京师。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王朝的唯一救星。

其实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弃城之意。不难看出，吴三桂是想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由于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经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就已经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到了山海关，二十日就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

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王朝还没等吴三桂率兵到达北京便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

永平和北京只有数百里之遥，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降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

吴三桂之所以“决意降李”，并非是他的立场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在他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吴三桂舍不得高高在上的地位，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中财产的安全。但是，农民军毕竟有他的不足之处，因此在进京以后农民军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



陈圆图像

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飞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挟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赶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已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决裂。

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史称“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本名邢沅，是苏州的一名青楼女子，因色艺双绝而芳名远播。她曾嫁过一次人，但这丝毫不影响吴三桂对她的宠爱。陈圆圆本是田畹献于崇祯帝的，但是崇祯不愿沾染这个烟花女子，将其退回田家。后来，在歌舞宴席上被吴三桂看中，迷得神魂颠倒，遂纳其为妾。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他无法忍受，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的爱妾被人强占，出于对陈圆圆的爱意和自己的声名，吴三桂果断降清。

李自成进北京后，曾让吴三桂之父吴襄给儿子写信，劝其投降大顺。吴襄的这封信据说是李自成安排好写好让吴襄誊写的。此信及以下两信《贰巨传·唐通传》、彭孙贻《平寇志》及萧一山《清代通史》均载。

吴襄与吴三桂书

父字，三儿收目。汝以君恩特简，得专阍任，非真累战功，历年

岁也。不过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动，不足诱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计，而汉高一见韩彭，即予重任，盖类此也。今汝徒飭军容，徘徊观望，使李兵长驱直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乏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吾君已逝，而父须臾。呜呼！识时势者亦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不若反手衔璧，负钻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而尔殆有疑于括也？故为尔计，至属至属。

吴三桂接到父亲的信，决定投降李自成，回复了下面这封短信。

儿自奉命督兵入卫，部署既定，方起程向都进发。途次直接父书，备聆严训。以国破君亡之日，儿本当以死报国家，顶踵发肤，奚敢自惜？顾父以孝道相责，儿安敢不唯父命是从！儿指日敛兵归顺，谨先禀复，以慰父心。

吴三桂得知父亲被抓、家产被籍，尤其是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掳走后，决定不再投降大顺，并通过下面这封家书表示与李自成决裂。

不孝儿三桂察复父亲大人膝下：

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即当扑灭，恐往返道路，坐失事机。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至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阙，事已后期，可悲可恨。侧闻圣上晏驾，臣民僇辱，不胜眦裂。犹意我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否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号咷，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无直荏，苒为母罪

人，王陵、赵苞二公，并着英烈。我父嗟喑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不孝儿三桂百拜。

就当时形势而言，吴三桂降清虽然是必然的，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于实践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早已为大家所不齿，现在却要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为此给李自成政权制造出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明清两个政权长期仇杀，明军军队中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如果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吴三桂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为了解除这么多的疑问，吴三桂先是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在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在吴三桂确定这样做并没有引起各界人士的反感后，他才开始实施联清击李的计划。

首先，吴三桂在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立场——联清击李，是想得到清军的支持，共同打击李自成大军，使明朝得以中兴，并不是让清军入主中原。当然，如果消灭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也会有相应的酬谢和报答，允诺赠予“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也想了个渔翁得利的方法，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也就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的旧路，也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这就是吴三桂

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还没有东行，所以吴三桂没有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军仍然心存疑惧。不过很快，李自成和吴三桂的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发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近万援军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应该是在十日前后传到山海关的。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会成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只有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关，这样才能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袞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袞往锦州，谕汉军赏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袞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一直以来，山海关是明朝的一个重要屏障，也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而这次多尔袞率师入境，最初的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完全没准备直入山海关。但吴三桂却主动请求更改路线——从山海关入关，这对清军来说不仅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也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袞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第二天，又迅速回信给吴三桂，告诉他以前的事都一笔勾销，并且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李自成就亲自率领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的李自成早已被年初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当时的军事对峙情况严重性估计不足。他认为，无论是从作战能力还是从人数上，吴三桂都不是自己的对手，更何况自己手中还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就算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卸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吴三桂会勾结清兵入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李自成还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遂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等六人“轻身给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其实是为了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袞的回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袞，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的时候，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袞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的所有优势化为乌有，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了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但是多尔袞并没有立刻命兵援助吴三桂，而是在离山海关五里左右的地方安营扎寨，“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的吴三桂早已支撑不住，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听说清军到达，吴三桂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但是多尔袞依旧驻